

谍战风云系列

李惠泉 著

毒刀

D U D A O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谍战风云系列

李惠泉 著

毒刀

D U D A O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毒刀 / 李惠泉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034-8342-4

I . ①毒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6621 号

责任编辑: 窦忠如 蔡丹诺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—66173572 66168268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33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引子

邓刚已经在这里潜伏五天了。

他带着水中华、贺红兵、邓义等人，在二道沟设伏，投入了县缉毒大队全部人马，有点赌博的味道。他的外围，是吴仲川带领的武警支队。此次行动，人员之多，行动之大，在凤凰缉毒历史上没有过。凤凰是边境县，靠着缅甸，是毒贩们走私的通道，这些年来，他们不知道抓了多少人，但是，仍然抓不干净。特别是以“毒王”令狐霸和陆风为首的贩毒集团，成了凤凰一害，他们一次又一次躲过缉毒人员，走私毒品，进而蔓延全国毒品市场。这次，邓刚得到确切消息，知道令狐霸要从此入境，所以，布置了这次伏击，专等他们的到来。

过去了三批零星的走私犯，他们没有动。

二道沟在中缅边境的密林中，地形十分复杂，到处是茂密的森林，人一走进来，就不见踪影。密林中是千年的大树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呀草呀，当然还有虫蛇怪兽，反正，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地方。现在是六月份，这个地方相当热，而且是那种灼热，加上虫叮蚊咬，就是铁打的人，时间长了，也会崩溃。

可是，已经过了五天了。

没有一个人，能熬过五天的。水中华在这里潜伏过，他曾经说，如果一个人，能在二道沟潜伏三天，那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就没有什么苦吃不了的。而潜伏五天，没有人敢想过。邓刚快崩溃了，水中华快崩溃了，邓义也快崩溃了。跟着贺红兵一块潜伏的从芳楠，已经昏迷了两次。不是



他给她灌了什么药水，恐怕就很难醒过来。

他爬到邓刚身边。

“邓局，放弃吧，他们不会来了，已经过去了三批人员，要来他们早就来了，不会等了五天还不出现。也许，令狐霸得到了消息，也许，我们内部有人向他通报。撤吧，否则，非战斗减员将相当严重。”贺红兵疲惫不堪，人整个脱了形，有气无力说。

“邓局，撤吧。”水中华说。

邓刚五十多岁，是这批人里年龄最大的。他二十岁进入公安局，从刑警队长，到缉毒大队长、副局长、局长，一步一步走过来。他的儿子邓义，警校毕业后，进入公安局，现在是缉毒大队副大队长。毒贩们害怕邓刚，不仅仅是他的资格，更是他的为人。他不贪污，不受贿，不爱财，不喜欢女人。毒贩们找不到他半点空子可钻。令狐霸曾经悬赏一百万，要他的人头。

邓刚眼睛凹陷，不成人形。

“这是第六天，现在快到中午，到了晚上，没有情况，我们就撤，告诉大家，再坚持坚持，我们跟令狐霸是在比耐力，他也在琢磨我们。”他不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部下。他心里想，前三批人员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令狐霸试探着我们呢？他有些拿不准。但是，他还是要赌，对方在赌，他也在赌。因为，令狐霸对凤凰情况，比他还熟。不仅公安局的人员、武警支队干部，就连县政府人员、县委干部，你弄不清楚哪个跟他有关系。

他真正感到了威胁。

太阳在缓慢地升起，森林中，仍然弥漫着雾气，充满着难闻的气味。不知名的鸟在树林中飞翔，展动着翅膀，发出愉快的声音。潜伏了一天的蛇，爬出洞，在太阳下伸着身子。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，好像这段两公里的地方，没有人一样。

邓刚潜伏纪律极其严厉。

男同志还好忍受，女同志就遭罪了。除了丛芳楠外，还有鲁歌，这两个人潜伏在不同位置，又不敢动。丛芳楠来了例假，为了争取这次潜伏任务，她没有说，潜伏也不敢喝水，那个地方，火辣辣地疼。贺红兵看出来

了，给了她一个辣椒，她咬下去，差一点就辣晕过去了。他想用这种方法，转移她的痛苦。

“死了就好啊！一死百了。我看你那个样子，比我死了都难受。我说了不让你来，你就要来。这个活是女人干的吗？唉！这个令狐霸，抓到了他，我非撕了他不可。”贺红兵咬着牙，恶狠狠骂着。

贺红兵没有吭声。他知道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信息只有邓刚一个人知道，他从什么渠道得来的，是不可能告诉任何人的。连常务副局长李明忠都不知道，更不要说别的什么人了。

“哥，我们走吗？”陆凤问。

令狐霸看了看几头骡子，二十人的队伍，走到陆凤面前，当着部下，拍了拍她的脸：“陆凤，你是我的好老婆，我这辈子娶了你，是我令狐霸的福分。我说过了，我永远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哪怕这个篮子很结实。你在这里等着，我把他们送出二道沟就回来。我已经派了第三批人过去了，都没有动静，我想邓刚他们是熬不过五天的。”他用鼻子冷笑了两声。

她穿着紧身衣服，腰间插着一把小手枪，披着长发，紧紧跟在令狐霸后面。

“大家听着，我就要选在中午的时候闯关，他们越是认为我不会做的，我越要做。打开枪的保险，无论是武警，还是公安局缉毒大队，一个不留。皮虎，你跟着陆凤，我告诉你，无论我如何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她，否则，我扒了你的皮。”说完一挥挥手，带着人走了。

皮虎站在陆凤面前，望着她。

“二当家的，当家的能回来吗？”

“乌鸦嘴。”陆凤骂道，“不管如何，他对我好。如果他回不来，我一定要让邓刚下地狱。我说到做到。皮虎，跟着姐姐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她发着狠说。

“放心，二当家的，我皮虎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如果出了什么事，我一个人过去，把邓刚父子做了。”二十六岁的皮虎，是缅甸华人，是最早跟着令狐霸打天下的老人之一。

陆风准备在这里等着令狐霸回来。

密林中的天气，一会儿晴，一会儿阴。刚刚太阳在天上挂着，一会儿就不见了，弥漫着白色的雾，很快就散开了，在树林中绕行。令狐霸大喜，知道这样的天气走货太好了。他让队伍成一字形，一个跟着一个，向前走去。在中缅边境，这样武装走货，也只有令狐霸这样的贩毒集团了。

下午一点，邓刚终于盼到了猎物出现。

“王八蛋，终于来了，我赌赢了。”他发出命令，等最后一个人走入包围圈，就包饺子。潜伏五天，虽然疲惫不堪，但是，令狐霸的出现，让他们精神振奋。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眼珠子瞪得老圆，恨不得把对方吞噬。

最后一个人走进包围圈，邓刚枪响了。

警察像洪水一样涌了过去。二十多个人，虽然带着清一色的 A47 冲锋枪，但是，仍然挡不住武警和警察暴风般的子弹。令狐霸和郁翠躲在一棵树下，挥着枪反抗。郁翠疯了一样，提着冲锋枪，嘶哑着喊，“哥，你走吧，妹妹掩护你，我这条命是哥给的，今天我还给哥。”她不顾子弹飞来，一心要他赶快突围。

“混蛋，我令狐霸是这样的人吗？让女人掩护我，我就是活下来，有什么意思。听哥的话，你赶快走，告诉二当家的，为我报仇。”他一把推开她，要她赶快走。

“不，我不走，要死我们死在一块。”她哭着。

令狐霸挥手一个耳光，大怒，“你是鬼魂，没有人能抓住你。记住，哥要你走，哥要你活着。否则，我杀了你。”在他威严的目光下，郁翠走了。

吴仲川的武警听到枪声，一步一步收紧包围圈。

在武警和警察强大的攻击下，令狐霸贩毒集团很快就土崩瓦解。令狐霸被击毙，剩下的五六个马仔全部投降。这次行动，缴获了两百多公斤四号海洛因，除陆风没有落网外，主要成员，全部击毙。凤凰缉毒取得了重



大胜利。回到公安局，常务副局长李明忠来了，办公室主任陈家栋来了，政治处主任毛如柏来了，他们都对这次胜利赞不绝口。

“邓局，我们可以休息了。”李明忠说。

邓刚拍了拍李明忠的肩，“是啊！我们可以休息了啊！我太累了。明忠，我要休息两天，局里的事情你管着。省厅来了人，你接待一下。”他确实累了，要休息几天。

李明忠望着邓刚的背影，久久未动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陆风等到了满身是土的郁翠。她抓住她，摇晃着：“快说，当家的如何了？是不是中了埋伏？”皮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问她如何？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。

“哇”的一声，郁翠蹲在地上，失声痛哭。

她断断续续地告诉他们俩，当家的回不来了，自己如果不是躲在猎人捕熊的坑里逃过一劫，恐怕就跟着当家的走了。她把令狐霸的话告诉了陆凤，要她报仇。她仰天长啸，举枪朝天鸣响，发誓不把邓刚父子送进地狱，决不罢休。

一个新的故事诞生了。



春节刚过，邓义带着丛芳楠来到哈尔滨。

冬天的哈尔滨，出奇地冷。那种冷穿透皮肤，让你感到全身赤裸，好像身体上什么也没有穿，有种空空的感觉。来之前，邓义说带一件皮大衣吧，说哈尔滨太冷，受不了的。丛芳楠年轻，坚决不带，还说我就不相信，能把我冻死。她出生在南方，根本不知道北方冬天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。邓义最远到过北京，连东三省都没有去过，所以，也不知道哈尔滨的冬天如此冷。

他们去绥化调查一个线索，回到哈尔滨，丛芳楠就病了，冻病的，发着高烧，没有办法，邓义给水中华打了个电话，就带着她去了医院。丛芳楠躺在床上，看着忙忙碌碌的邓义，突然对这个憔悴的男人产生了同情。她知道邓义二十六岁了，仍然是一个人，听说还没有谈过恋爱。她想到自己的男朋友景上峰，心里就充满着甜蜜。再看邓义，就有些难过。

“邓义，你坐吧，我好些了。”丛芳楠让邓义休息一会，不要累着。

“没关系，我累不着的。你早点好吧，好了我们回去，大队的工作忙着呢。唉！怪我，没有照顾好你。景上峰要是知道子，肯定要埋怨我，小丛，你真有眼光，景上峰是个好男人啊！”邓义看着从芳楠，羡慕说。

“他敢埋怨你。”丛芳楠噘起了嘴，“邓义，你坐坐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可要说实话啊！”看着邓义坐了下来，她扬起头问：“告诉我，你真的没有谈过恋爱，真的没有一个女人爱过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邓义认真说。



“真的。”

“不骗你。”邓义苦笑着告诉她，“别人给介绍过几个，见了一次面，就吹了，她们的条件，就是要我调离公安局，否则，就不跟我好。你知道，我父亲不管我，我母亲不在，我一个人习惯了，我这样挺好，我喜欢这个工作。小丛，你就不要操别人的心了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，就行了。婚姻这样的事情，别人帮不上忙的。”

“令狐霸死了，还有什么事可做。”丛芳楠说。

“错了，小丛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告诉你吧，凤凰缉毒工作永远没有完。令狐霸的老婆陆凤，绰号‘毒刀’，是缅甸的毒梟，比令狐霸更为厉害。虽然令狐霸死了，但是，不能说我们就没有事可做了。我们这次来哈尔滨，就是为了彻底清除凤凰毒品市场。”邓义的话，有些让丛芳楠不爽。

令狐霸死后，凤凰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，没有发现大的毒品走私集团，但是，他的阴影还在。很多人都不愿谈令狐霸，还有人说，陆凤进来了，正在做凤凰县政府和县委的工作，还传说某某人是令狐霸的人。反正，整个凤凰县城，仍然弥漫着令狐霸贩毒团伙的味道。他的魂魄不散，在空气中流动。

连邓刚都感叹令狐霸是个人物。

水中华来了电话。

公安局副局长兼缉毒大队长水中华，是公安局党委班子成员，他告诉邓义，贺红兵从香港回来了，省厅告诉我们，陆凤在缅甸纠集了很多人员，这些人员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凤凰偷渡出境的。他们贩毒不但没有收敛，而且有扩大的趋势。他要邓义在丛芳楠病好后，马上返回。最后，他告诉邓义，邓局要我告诉你，路过省城时，去看一看邓琴。

邓刚是公安局长，邓义、邓琴的父亲。

丛芳楠吃完药，睡着了。邓义走出病房，来到外边。外边到处是雪，没有风，却出奇地冷。邓义站了一会，走进路边一家酒馆，要了两个菜，一瓶白酒，他要暖暖胃。酒喝到一半，院保卫处的人跑来告诉他，有一个



电话。邓义来到保卫处，才知道是孙诗雯的电话。来哈尔滨前，许丽文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小学老师，就是这个孙诗雯。她比邓义小五岁，邓刚同意了，邓义没办法，只好和她见面，见了幾次吧，邓义没有热情，也不好意思推脱，想等一段时间后再说，他没有想到，她的电话追到这里来了。

“小孙呀！是你吗？啊！我挺好的，不用挂念，过几天就回去。你不用来接我，谢谢了，真的谢谢了。”邓义客气说。

“邓义，你是不是躲着我。”孙诗雯埋怨了他一通。邓义无法，只好承认错误，说回去后再向她赔不是。一听他的口气，她倒笑了，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，就挂了电话。邓义长长出了口气，无奈摇头，感叹找对象就是找个人管自己。孙诗雯当惯了老师，也把他当学生一样看待，让他哭笑不得。

第二天，没有什么事，邓义想睡个懒觉，还没有到八点钟，水中华的电话又来了，他没有好气说：“我说你都怎么了，当了副局长就这么积极，还没有到上班的时间，你就打电话，也不让人睡个好觉，说吧，有什么着火的事情。”

“邓义，你要挺住。”水中华的口气异常严肃。

他的心陡然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快说，什么事情。”邓义跳了起来，几乎是吼的口气。

“刚才，也就是刚才，你父亲，也就是我们局长，被省厅带走了。你不要急，你要稳住。我找了李明忠、陈家栋，给南昆和闻天明打了电话，见了江天一，确定了是真事。理由是，有人检举，说他贪污受贿，这不是瞎扯吗？谁不知道他是个廉洁的人。邓义，你千万要沉住气，马上回来。我觉得这件事不会如此简单，肯定有阴谋。我派了鲁歌坐今天的飞机去哈尔滨，你坐今天的飞机回来，回来了我们再说。”水中华没容邓义说话，一口气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

“浑蛋，一定是李明忠搞的鬼。”邓义怒吼。

“你冷静，冷静，知道吗，我们需要冷静。”水中华再三叮嘱，他告诉邓义：“你不是三岁的孩子了，什么事情没有经过，令狐霸死了，又出

了这样的事情，难道不值得深思吗？你不要意气用事，你要不冷静，很有可能会落入别人的圈套。你马上回来，回来了再说。”他叮嘱了又叮嘱，十分不放心。

“好吧，我听你的。”邓义终于冷静下来了。

挂了电话，邓义回了医院，也没有跟丛芳楠说更多的，只说局里有事，让他今天回去，鲁歌过来，照顾她。还没有等她问一句，他就匆匆走了。

两天后，丛芳楠见到鲁歌，急切地拉住她的手问：“鲁姐，快告诉我，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邓义火急火燎地走了，也不说为什么。”

鲁歌很疲惫，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一到医院，见到丛芳楠，包就掉在地上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叹着气，一个劲地摇头。

“鲁姐，你倒说呀！急死人了。”丛芳楠摇着她。

“邓刚被隔离审查了。”鲁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自己都感到有些言不由衷。她来公安局时间比邓义早，今年三十二，是老警察了。对邓刚，可以说，她太了解，她做梦都不相信，邓刚会贪污受贿。但是，她相信组织，既然是组织上的决定，肯定有它的道理的。鲁歌不是可惜邓刚出事，这些年来，出事的领导多呢，个个都是优秀干部。但是，邓刚的出事，使鲁歌，还有大队其他人员，精神上打击更大。连他这样的精英都出事，那么，我们队伍里，还有谁不会出事呢？鲁歌感到绝望，不是对自己的绝望，而是对前途的绝望。当然，这样的心情她是不可能告诉从芳楠的。

“你说什么，局长出事了。”丛芳楠是邓刚接进局里的，一听他出事了，瞪大了眼睛，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她摇着鲁歌的手，不停地问，是真的吗？当得到肯定的回答，她萎靡地倒在床上，发呆地说：“怎么是这样？怎么是这样？难道他跟我们讲的话都是假的，不可能呀！”

“唉！我现在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”鲁歌无奈地告诉她，“从听到这消息第一时间起，我就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根本不相信邓刚会有问题。如果他要钱，他有的是机会，仅令狐霸一个人，就会花大价钱。可是，他不是这样的人呀！如果他要贪污，也有很多机会，他只要开一个小口子，毒贩多少钱都会给他。”她想到了上次省厅调邓刚去当副厅长，他都没有去，

在大学念书，一听是哥哥的声音，就哭了，让他快点回来。邓义怒吼：“你哭什么，把事情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哥，我说不清楚。我也是听一个朋友说的，这才给父亲打电话，没有打通，我就找了水中华，他这才告诉了我，他说已经给你打了电话，你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回来了就知道了。哥，你快点回来吧。”她在电话中哭着说。

邓义说：“我也不能飞过去，票是明天的，后天才能到省城，到了省城我就去找你，再想办法。”他问妹妹找没找南昆，妹妹说：“我找了，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让我放心，我放得下心么。我看他的样子，好像不想管似的。”邓义叹着气，南昆跟父亲都是一个警校毕业的，父亲还是他班长，关系很好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就这样！这人真他妈的不是东西。邓琴说，可能他有为难之处吧。邓义说，他为难什么，他是省公安厅厅长，什么事还不是他说了算，没有他的同意，父亲会被调查么？弄得不好，就是他的鬼主意。李明忠不是省厅下来的人么，谁知道他跟南昆是什么关系。邓琴，你不要慌张，什么事情，都等我到了再说。他挂了电话。

回到住处，邓义一根一根吸烟。

“到了省城，再去找南昆，一定要问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邓义狠狠地说，“我就不相信，父亲会有问题。一定是有人陷害，否则，绝对不会在这样关键时刻，把父亲隔离审查了”。邓义比谁都清楚，凤凰缉毒形势特别不好。令狐霸死后，他的势力不但没有消除，反而在发展壮大。他的老婆陆凤比他还疯狂，在缅甸，她的贩毒团伙是最大的，而且是装备最好的。她的手早就伸进了凤凰，凤凰人没有哪个不怕他们的。连公安局的人，说到她，都不敢多说什么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为什么要对父亲进行调查他怎么也想不通。

他再次来到外面，拨通了水中华的电话。

“你到了。”水中华问。

“到个屁。”邓义发着牢骚，“我在北京呢，没有买到当天回省城的票，明天的，最早也要三天后到凤凰，我要在省城办点事情。局里怎么样，

情况有变化吗？”

水中华叹着气，告诉邓义：“邓局被调查后，最高兴的人就是李明忠和陈家栋了，他们穿一条裤子，这你知道。但是，我没有想到，陈家栋还给他出了好多坏主意。我听贺红兵说，他们要对你下手，我不知道具体的阴谋，肯定是你我都想不到的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警觉，到了省城，想办法见你父亲一面，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再问问南厅长，把凤凰的情况向他说说，我就不相信，凤凰作为省厅缉毒前沿，他就能这样放心把它交给李明忠这样的人。”邓义对水中华的话不以为然，说我不怕他，我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他李明忠不找我，我还要找他呢，没有他，我父亲不会出事。

“听说省纪委收到一封举报信。”水中华说。

“检举我父亲的？”

“没错。”水中华说，“我是听毛如柏说的，他的嘴很严，我再问，他什么也不说。他是局纪委书记，又是政治处主任，应该知道一些真相。我猜，这一定是李明忠和陈家栋弄的。除了他，局里我就想不出还有谁跟邓局过不去。我们这些人，包括贺红兵，包括鲁歌她们，都是邓局带出来的，是徒子徒孙，感情很深，何况邓局确实是个好人，在凤凰这个地方，像他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啊！”他说了一大段话，特别愤愤不平。

“邓义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要冷静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水中华说：“我很了解你，你脾气不好，有的时候特别暴躁，你千万记住，李明忠和陈家栋太了解你，一定会利用你的脾气做文章的，我虽然不知道他做什么文章，但是我敢肯定，他们会做文章。”邓义说：“我记住了你的话，我会克制自己的。到了省城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有什么事，我再告诉你。”水中华没有再说什么，叮嘱了几句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邓义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他想起了令狐霸被击毙后的一个月，父亲在上班的路上遭到枪击，要不是汽车跑得快，要不是枪手枪法不专业，他就牺牲了。公安局调动全部力量，调查这起枪击案，抓到了犯罪嫌疑人，但是，却莫名其妙死在拘留

所里。而接触这个案子的人里面，就有李明忠和陈家栋。公安局通过省公安厅，派人去了缅甸，想通过缅甸警方，把陆凤抓捕归案，缅甸警方和中国警方联手，仍然让陆凤跑了，后来调查，是有人向她通报了信息。这前前后后很多事情都证明，凤凰仍然有陆凤的人，她的手，伸进了凤凰。她要贩毒，最大的障碍就是邓刚，除掉邓刚，是陆凤首要任务。

“谁跟陆凤有联系呢？”邓义想不出来。是陈家栋还是李明忠，还是有别的人？他不能断定。邓义是刑警出身，他十分清楚，任何事情，推理可以，但是，要摆到桌面上，必须有证据，没有，就不要说。他手里没证据，说是不妥的。李明忠一心想往上爬，而任何跟贩毒有牵连的事情，都会要了他的命，他清楚，跟陆凤有关系意味着什么。他特别注意政治，他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陈家栋，他脑子灵活，知道这件事的轻重，想想也没有道理。那是谁呢？邓义找不出答案。

“睡吧，不管它，到了省城再说。”

邓义转过身，朝里睡了。早上起来，他吃了早饭，就来到车站，火车是十点钟的，他要等一会。上了火车后，他倒头就睡，实在没有心情看外面的风景。中午，他来到餐车吃饭，意外地碰上了刑警学校的同学孟鸣。他一走进车厢，就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，他一阵惊喜：“孟鸣，怎么是你？你去北京了？”孟鸣看见是他，笑了，招呼着：“邓义，昨天我们还在议论你呢，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分在公安部，我正好去部里办事，他们问起了你，问你做什么？我说他能做什么，还不是在抓毒贩，人家是公安局长的大公子，副大队长，哪能跟我们比，我们一个小警察，做到死，也当不了处长，是吧，邓义。”

邓义要了两瓶啤酒，喝了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，唉声叹气，出了什么事？”孟鸣问。

邓义说了父亲的事。

“什么，你父亲被调查了，不可能吧。他跟南厅长关系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呢？不会是假的吧？凤凰缉毒形势微妙，毒贩的手已经伸进了我们的队伍，很多事情不好做也就在这里。邓义，你放心，绝对没有事，一定有